

目 录

第一章 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	1
第一节 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	1
古老的传说和记录(1) 多民族史撰述的 杰作(6) 民族重新组合的历史记录(14) 民族史撰述和地方志、纪事本末的发展(21) 民族史撰述的近代化倾向(26)	
第二节 党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分布现状	33
党的民族政策(33) 民族识别工作和民族 分布现状(39) 北方民族(44) 南方民族 (54)	
附表一 全国各民族人口数字统计表 表二 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一) 表三 全国民族自治地方(二)	
第三节 统一的多民族历史的编撰	79
疆域问题(79) 历史的分期(81) 多民族 的统一(90)	
第二章 历史发展的地理条件	99
第一节 地理条件与历史发展	99

中国史学家的有关撰述(99)	孟德斯鸠和	
黑格尔的有关论点(112)	马克思主义的理	
论(117)		
第二节	中国地理条件的特点及其与中国历史发展的	
关系·····		132
中国地理条件的概貌和特点(132)	地理	
条件的复杂性和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137)		
地理条件之局部的独立性和整体的统一性		
及其与历史上政治统治的关系(141)	地理	
条件与民族、民族关系(146)	地理条件的变	
化及其对社会的影响(148)		
第三章	人的因素，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	155
第一节	作为直接生产者的人·····	155
直接生产者在社会生产力中的重要地位		
(155)	直接生产者的技术性特点(159)	人
口问题(164)		
第二节	科学技术和社会生产力·····	168
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168)	中国生产	
史上的科学技术及其特点(173)		
第四章	生产关系和阶级关系·····	180
第一节	生产关系·····	180
生产关系和生产资料所有制(180)	多种	
生产关系的并存(184)	生产关系跟生产力的	
适应和矛盾(188)		
第二节	阶级结构和阶级斗争·····	193

阶级和等级(193) 近代阶级结构的变化	
(199) 阶级之间和阶级内部的矛盾与斗争	
(204) 阶级斗争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作用	
(210)	
第五章 国家和法	217
第一节 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	217
国家性质和政权形式(217) 封建专制政体(221)	
第二节 国家的职能	224
社会职能(224) 统治职能(228)	
第三节 法	233
礼与刑(233) 封建法典(235) 近代的立法和司法(240)	
第六章 社会意识形态	244
第一节 马克思主义关于意识形态的学说	244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244) 社会意识对社会存在的反作用(250) 社会意识形态的各种表现形式(253)	
第二节 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历史发展	257
上古哲学思想和社会政治学说(257) 中古时代正宗哲学的神学化(263) 近代西方学说的东来和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传播(266)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及其重大意义(271)	
第三节 中国哲学、社会政治学说的特色	272

唯物主义的优良传统(272)	社会政治思想的革新进取精神(274)	人性论及道德学说的丰富遗产(276)	
第七章 历史理论和历史文献			279
第一节 历史理论的探索			279
历史的客观性和可知性(279)	历史理论的探索(285)		
第二节 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献学			292
历史文献的特点(292)	历史文献学的建立(295)		
第八章 史书体裁和历史文学			301
第一节 史书体裁的综合运用			301
史书体裁综合运用的传统(301)	新综合体裁的探索(304)		
第二节 多体裁配合、多层次地反映历史			310
以序说开宗明义(310)	综述,历史发展的总向(316)	典志,历史现象的剖视(319)	
传记,人物群像(322)	“通”的要求(326)		
第三节 历史文学			329
史学和文学(329)	历史文学的优良传统(333)	历史表述的基本要求(342)	
第九章 中国与世界			349
第一节 中国历史的特点			349
中国历史的继续性(349)	国家统一的发展和巩固(360)		

第二节 中国史和世界史.....	366
中国史有结合世界背景考察之必要(366)	
中国史在世界史中的重要性(373)	
附录一 中国历史上的十二个方面 346 个问题.....	383
附录二 新增少数民族自治地方.....	394
重印后记.....	396

第一章 统一的多民族的历史

第一节 关于中国民族史撰述的回顾

古老的传说和记录

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含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①

远古文化遗存，表明中国境内在那遥远的时代，曾经在不同地区发展着不同系统的文化。先秦的文字记载，从甲骨文、金文、《诗》、《书》、《春秋》经传、《竹书纪年》、诸子书以至《天问》、

① 所谓“民族”，斯大林在《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里所下的定义说：“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一个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他说的是近代民族，即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民族。但这四种要素也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在近代民族形成以前，在民族共同体的不同发展阶段，如氏族、部落、部族等也都有不同程度的表现，但都还没有达到完备的程度。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民族，也是根据这四种要素来进行分析的，但是，泛称民族共同体的各个发展，而不是专指近代民族。参看杨堃《民族和民族共同体的几个问题》，见《民族与民族学》，四川民族出版社，1953年版。

《山海经》，或叙说当时史事，或追述前人的传说，都在民族方面有所反映。但在这些文字记载中，只有《诗》《书》所记略具首尾，《春秋》经传所记材料较多。

《诗·大雅》、《周颂》、《鲁颂》都有诗史性质的篇章。《生民》，歌咏周人始祖姜嫄及其子后稷的故事。《豳》歌咏古公亶父在周原创业的故事。《大明》歌咏殷周关系的变化。《大明》说，王季、文王都娶了殷商贵族的女儿。文王迎亲时，在渭水上“造舟为梁，不(丕)显其光”，举行了盛大的仪式。后来武王奉天命伐殷，大战牧野，军容很盛。这是一篇写得相当有系统的诗。《鲁颂·閟宫》，旧说是颂鲁僖公的功德。诗中，从姜嫄之德和后稷播百谷，说到太王、文王、武王相继，振兴国家，牧野克殷，再说到周公受封，建立鲁邦。诗中还说到鲁侯的武功，“戎狄是膺，荆舒是惩”，“淮夷蛮貊，及彼南夷，莫不率从。”《商颂》五篇，颂商的史事，也是从其始祖有娥氏因“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说起。诗中说到，“维女(汝)荆楚，居国南乡。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殷周始祖各有诞生的奇迹，表明殷周各有自己的族源。荆蛮、淮夷、氐羌，还有玁狁，都是殷周以外的重要民族，各有自己的文化系统。

《书》，主要是收录殷周的官文书，很有史料价值。其《牧誓》一篇，记武王在牧野誓师时的仪态和誓师辞。誓辞的开端说：“逖矣西土之人。”这是指来自周土的人。又说：“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鬲、微、卢、彭、濮人。”友邦冢君等是一类人，庸、蜀、羌、鬲、微、卢、彭、濮是八个民族的名称，这些民族是又一类人。这可见，武王伐纣的队伍，是一支多民族的联军。对于庸、蜀等八个民族，

现在还不能作出完全可信的解释。

《春秋》、《左传》、《公羊传》、《谷梁传》和被称为“春秋外传”的《国语》，都是政治史性质的书，但记载了大量的民族史材料，这可以说是民族史撰述的正式开始。《春秋》经传记载了周王室和一百四十九个国的史事，记载了他们之间的朝聘、会盟、婚好和战争。他们中，有姬、姜、嬴、芊、子、姒、妫、风、媯、熊、偃、己、妘、祁等姓。从他们的姓，可以看出他们是分别属于周族、殷族、夏族和其他古代民族^①。此外，还有戎、蛮、狄、夷、濮等民族，这在当时是被视为文化水平低的民族，但他们中的某些部分也参加先进集团的会盟、征伐和婚好，他们活动的地区也有跟齐、鲁、晋、卫杂处的。狄人在春秋时比较活跃，有赤狄、白狄之称。赤狄又有东山臯落氏、廛咎如、潞氏、甲氏、留吁、铎辰等区别。白狄有鲜虞、肥、鼓等区别。夷，有淮夷、介、莱、根牟，而他们的活动见于记载者不多。戎的名号颇为杂乱。蛮称“群蛮”，濮称“百濮”，似都是泛称^②。以上这些民族，经过春秋、战国长时期的历史陶冶，其中大量融合为汉族，也有不少成为秦汉以后的少数民族。《春秋》经传为我们留下了不少的民族史料，但它们都是按编年的形式写的，按史事发生年代的先后进行记载，还不能对这些民族分别作出比较集中的表述。

《国语》，是按王国和侯国的区别汇编的政治史资料。如从民族史的角度去看，却又可说基本上也是民族史的资料。其中的《周语》、《鲁语》、《晋语》、《郑语》，都是关于周族宗亲的材料。《齐语》记齐桓公的霸业。齐和周是世为婚姻的。还有《楚语》、《吴

① 参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五，《春秋列国爵姓及存灭表》。

② 参看顾栋高：《春秋大事表》卷三十九，《春秋四裔表》。

语》、《越语》，都是关于南方民族的材料。《国语》记事，于各国史事都以发生的先后相次，但于彼此之间很少联续。无论《国语》的哪一部分，都不足以说明某国历史的始末，但保存了重要的史料。如《鲁语》下：

仲尼在陈，有隼集于陈侯之庭而死，楷矢贯之，石砮，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昔武王克商，通道于九夷百蛮，使各以其方贿来贡，使无忘职业。于是肃慎氏贡楷矢石砮，其长尺有咫。先王欲昭其令德之致远也，以示后人，使永监焉。故铭其栝曰，‘肃慎氏之贡矢’。以分大姬，配虞胡公，而封诸陈。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亲也，分异姓以远方之职贡，使无忘服也。故分陈以肃慎氏之贡。君若使有司求诸故府，其可得也。”使求得金楛，如之。

这一段材料，一直为治东北民族史的学者所重视。又如《郑语》记史伯论南方民族的话，说：

夫成天地之火功者，其子孙未尝不章，虞夏商周是也。……祝融亦能昭显天地之光明，以生柔嘉材者也。其后八姓，于周未有侯伯。佐制物于前代者，昆吾为夏伯矣，大彭豕韦为商伯矣。当周未有。己姓，昆吾、苏、顾、温、董，董姓鬲夷、豳龙，则夏灭之矣。彭姓，彭祖、豕韦、诸稽，则商灭之矣。秃姓舟人，则周灭之矣。妘姓，郕、郛、路、偃、阳，曹姓邠、莒，皆为采卫，或在王室，或在夷狄，莫之数也。而又无令闻，必不兴矣。斟姓无后。融之兴者，其在芊姓乎！芊姓蕞越，不足命也。唯荆，实有昭德，若周衰，其必兴矣。姜嬴荆芊，实与诸姬代相干也。

这是对于南方民族、对于荆楚的先世和发展趋势的重要史料。所谓八姓是己、董、彭、秃、妘、曹、斟、芊，他们差不多又都各有子姓。

近人研究先秦民族，如章炳麟著《序种姓》^①、王国维著《鬼方昆夷獬狁考》^②、闻一多著《伏羲考》、《龙凤》、《姜嫄履大人迹考》^③，徐炳昶著《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都成绩斐然。但先秦史料究竟过于零碎，研究工作所受到的局限过大。这个缺憾，只有到了秦汉时期才得到改变。

在思想上，由于民族区别的存在，就不免在民族关系上出现这样或那样的看法。孔子被后世的经学家宣传为“尊周室，攘夷狄”的圣人，好象孔子对于所谓“夷狄”是很严厉的。其实，孔子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是理智的。他说：“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笃敬，虽州里行乎哉！”又说：“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虽之夷狄，不可弃也。”^④这在口气上对夷狄蛮貊，有点不以平等相看，但认为他们和诸夏之间存在着共同的道德标准，是与一些持狭隘的民族观念的人大不相同的。孔子还认为，夷狄也有长处，有的地方比诸夏还好。他说：“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⑤。对于“夷狄”的一些落后的东西，孔子认为是可以改变的。有一次，他表示要到九夷去，有人说：“那地方陋，怎么能住下去啊？”孔子答复说：“君子居之，何陋之有！”对于

① 见《章太炎全集》，第三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② 见《观堂集林》第二册，中华书局，1959年版。

③ 见《闻一多全集》第一册，上海开明书店，1948年版。

④ 这两条，分见《论语·卫灵公》，又《子路》。

⑤ 见《论语·八佾》。这句话有不同解释。朱熹《论语集注》引程子曰：“夷狄且有君长，不如诸夏之淆乱。”这个解释近是。

夷狄的干扰,孔子是反对的,所以他虽不大赞许管仲之为人,却推重管仲能联合诸侯,保卫诸夏的功绩,而说:“管仲相桓公,霸诸侯,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赐。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①这种看法,无疑也是正确的。孟子在一次责备楚人陈良的弟子陈相时说:“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陈良,楚产也,悦周公仲尼之道,北学于中国,北方之学者未能或之先也。彼所谓豪杰之士也。子之兄弟,事之数十年,师死而遂倍之。”“今也南蛮𪛗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子倍子之师而学之。……吾闻出于幽谷迁于乔木者,未闻下乔木而入于幽谷者。《鲁颂》曰:‘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②孟子的话,不只是表示了学术上的门户之见,而且表示了他对其他民族的严重歧视。所谓“南蛮𪛗舌”简直就是骂人了。孔孟对民族关系的两种态度,实际上是民族关系史上两种观点上的根本分歧,到了秦汉以后就更为明显了。

多民族史撰述的杰作

司马迁是中国史学的奠基人,他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范曄的《后汉书》,都是有卓越成就的史书。它们在民族史方面也都有杰出的撰述。

《史记》把环绕中原的各民族,尽可能地展开一幅极为广阔而又井然有序的画卷。它写了《匈奴列传》、《南越尉佗列传》、《东越列传》、《朝鲜列传》、《西南夷列传》、《大宛列传》,分别按地区

① 以上两条分见《论语·子罕》,又《宪问》。

② 见《孟子·滕文公上》。

写出北方、南方、东南、东北、西南、西北的民族历史。把这六个专篇合起来,可以说是一部相当完整的民族史,其中有些记载是超越当时和今日国境范围的。这与先秦记载之局限于一个民族或几个民族的有关事迹,是大不相同的。秦汉的空前统一局面及其对外交通的发展,使当时人大开眼界,也使我们的历史家能写出这样包容广大的民族史。自战国以来,我们的先民有了解世界的追求。邹衍大九州之说,是这种思想的地理形式。《礼记·中庸》说:“舟车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载,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墜),凡有血气者莫不尊亲”,是这种思想的道德形式。《史记》写民族,也许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是这种思想的历史形式。

《匈奴列传》在材料的选择和表述的形式上,都有创始的意义。列传的开头,说:

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唐虞以上 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这是说匈奴历史的古老、地理的位置和民族的最大特点。下文紧接着就说:

其畜之所多,则马、牛、羊,其奇畜则橐驼、驴、羸、騊、騊、騊、騊。逐水草迁徙,毋城郭常处耕田之业,然亦各有分地。毋文书,以言语为约束。儿能骑羊,引弓射鸟鼠。少长,则射狐兔,用为食。士力能弯弓,尽为甲骑。

其俗,宽则随畜因射猎禽兽为生业,急则人习战功以侵伐,其天性也。其长兵则弓矢,短兵则刀铍。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苟利所在,不知礼义。自君王以下,咸食畜肉,衣其皮革,被旃裘。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

贱老弱。父死，妻其后母。兄弟死，皆取其妻妻之。其俗，有名不讳而无姓字。

这两段话把这个游牧民族在生产上的特点，畜牧、狩猎和军事相结合的特点，日常生活和婚姻制度的特点以及文化水平，都说到了。这同列传开头的一小段话，概括地勾画出这个民族在几个重要方面的特点，大体上反映了匈奴社会所可能达到的历史发展阶段。

《匈奴列传》，除开头的三段外，可分为三个部份。一个部份，是从夏后氏少康之衰说起，直到冒顿称单于之前，说的是匈奴不断发展及其与汉族先民的关系。冒顿称单于，在秦二世元年（公元前 209 年）。他在位三十六年，是匈奴最强盛的时期，也是列传中重点表述的部分。这里写出冒顿的坚毅雄悍，并因写匈奴的强大而同时写出月氏、东胡及一些北方民族的盛衰。冒顿与汉廷曾有书信往来，可见这时已使用文字，但未明说是匈奴自制文字或是汉字。这是关系匈奴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记事。最后一部分，是从老上单于即位之年（前 174 年）起，写到天汉四年（前 97 年）。列传写出，在这一时期，因汉降人对匈奴的教唆和汉家将相贪图战功，匈奴跟汉朝的关系复杂化了。列传在写这一时期的双方关系时，很有分寸，透露了作者对双方关系的独到见解。列传还写了在老上单于时，汉降人中行说“教单于左右疏记，以计课其人众畜物”。这也是关系匈奴社会发展的一项重要记事。对于这一类好象细小但有历史意义的事，司马迁往往不轻易放过。

匈奴的活动，主要是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和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后来，鲜卑、突厥、回纥、蒙古等几个在全国历史上有重大

影响的民族也都在这里活动，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少数民族特别活跃的地方，因而《匈奴列传》也就越来越加强它在民族史文献上的重要地位。

《匈奴列传》以外的五篇民族史传记，都各有特点，也都在民族史文献上有其重要性。《西南夷列传》的篇幅较少，而在地理范围上包含今云南省、贵州省及四川省西南部，涉及的民族的数目也特别多。传文把这些民族加以简明的叙述：

西南夷君长以十数，夜郎最大。其西，靡莫之属以十数，滇最大。自滇以北，君长以十数，邛都最大。此皆魑结，耕田，有邑聚。其外，西自桐师以东，北至叶榆，名为僇，昆明，皆编发，随畜迁徙，亡常处，亡君长，地方可数千里。自僇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徙、茆都最大。自茆以东北，君长以十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土著，或迁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十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

这一小段文字，把西南夷区分为四类。田耕邑聚者为一类。随畜牧迁徙，无君长者为一类。或土著、或迁徙者为一类。有君长而定居或迁徙不明者为一类。每类各有若干族群，各有相当范围内的活动地区。《西南夷列传》，总的说来，材料并不丰富，但提供了一个研究西南少数民族古代史的线索，是很可珍贵的。象《西南夷列传》这种按照地区分别表述民族历史的方法，特别对于民族复杂的地区，很适用。这种办法对于后来的民族史撰述有很大的影响。

应该特别指出来，《史记》对汉族的形成，做了很多的工作。学者们习惯于把这些工作看作是中国史的一般工作。而从民族

史的角度看，这些工作还应该说是对叙述汉族形成过程所做的工作。《史记》有《夏本纪》、《殷本纪》、《周本纪》、《秦本纪》、《秦始皇本纪》以至汉以后的帝纪，它们所表述的不同的历史阶段，也就是汉族形成的不同阶段。《史记》又有《三代世表》、《十二诸侯年表》、《六国年表》、《秦楚之际月表》。这些表是表述不同历史阶段的又一形式。尽管司马迁还没有“汉族”的概念，他也不一定会意识到这是为一个民族的形成写历史，但实际上他做了这个工作。一直到现在，他的工作成果还是我们研究汉族形成史的基本文献。

《史记》论述了不同民族的社会发展的不平衡，但不斤斤于夷夏之别。司马迁对待少数民族的态度是理智的，没有明显的狭隘民族思想。《史记》记：“禹兴于西羌”^①，而为夏后氏之祖。又，秦之先祖大费，其子孙“或在中国，或在夷狄”^②。又，春秋时，秦以“小国僻远，诸夏宾之，比于戎翟。”^③后来秦用商鞅变法，改革了一些戎俗，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史记》记周人历史说，周在夏殷的基础上，发展成为文化较高的民族^④。而周的先世却曾“奔戎狄间”，到古公亶父始“贬戎狄之俗”。又，匈奴在一般人眼中好象是不可能有什么文化历史的民族，但它却是“夏后氏之苗裔”。^⑤《吴太伯世家》说：“余读《春秋》古文，乃知中国之虞与荆蛮、句吴、兄弟也”。《越王勾践世家》说：“越王勾践，其先，禹之

① 《史记·六国年表·序》。

② 《史记·秦本纪》。

③ 《史记·六国年表·序》。

④ 《论语·八佾》：“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

⑤ 《史记·匈奴列传》。

苗裔，而夏后帝少康之庶子也。”这些记载所反映的思想，与战国时期的孟子大不同。孟子只承认“用夏变夷”，而不承认夏会“变于夷”。《史记》的这些记载，则是“用夏变夷”者有之，“变于夷”者亦有之。

匈奴问题是汉代尖锐的民族问题。《史记》既反对匈奴对汉边地的侵扰，也反对汉朝对匈奴牧地的侵夺。在关于河南地的争夺上，《史记》肯定了匈奴在当地的主权。所以《匈奴列传》记秦始皇侵占这块土地时是说：“使蒙恬将十万之众北击胡，悉收河南地。”而在记匈奴冒顿单于时事，是说“悉复收秦所使蒙恬所夺匈奴地者”。

对于汉和匈奴间的战争，《史记》并不认为是不可避免的。它指出，汉武帝初年，“匈奴自单于以下皆亲汉，往来长城下。”但自王恢设计诓骗匈奴以后，双方就不断用兵。《史记》指出，汉家对匈奴用兵为自己带来很大的困难。《平准书》指陈对匈奴战争的严重后果，说：

及王恢设谋马邑，匈奴绝和亲，侵扰北边，兵连而不解。天下苦其劳，而用益日滋，行者赍，居者送，中外骚扰而相奉，百姓抗弊以巧法，财赂衰耗而不赡。入物者补官，出货者除罪，选举陵迟，廉耻相冒，武力进用，法严令具。兴利之臣自此始也。其后，汉将岁以数万骑出击胡。及车骑将军卫青，取匈奴河南地，筑朔方。……转漕甚辽远，自山东咸被其劳，费数十百巨万，府库益虚。乃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终身复。为郎增秩，及入羊为郎，始于此。

其后四年，而汉遣大将将六将军，军十余万，击右贤王，获首虏万五千级。明年，大将军将六将军仍再出击胡，得首

虏万九千级。捕斩首虏之士赐黄金二十余万斤。虏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而汉军之士马死者十余万，兵甲之财转漕之费不与焉。

《匈奴列传》对于汉廷在民族问题上所犯的错误，是委婉其词的。所以在列传的结尾，感慨于《春秋》“隐、桓之间则章，至定、哀之际则微，为其切当世之文而罔褒，忌讳之辞也。”但以《平准书》和《匈奴列传》合观，可见作者对自己的真实思想还是不愿掩盖的。司马迁死后两千多年的悠久岁月中，在汉与匈奴的问题上，很少有人能象他这样看的。

班固的《汉书》和范曄的《后汉书》，继承《史记》，在民族史方面，对前史或续或补，对创兴的新史专立篇目。它们在资料上可说是收集得不少，而见识上要比司马迁差得多。

《汉书》的《匈奴传》，有上、下两卷，收录了《史记·匈奴列传》的旧文，增益了李广利降匈奴以后以至更始末年的史事。把《史》、《汉》和《后汉书》的《南匈奴传》合起来看，我们可以看出对夏、殷以至东汉末年的匈奴历史具有相当完整的记载。《汉书·西域传》也分上下两卷，比较系统地记录了天山南北各民族的情况，对于道里和户口的数字也都有所记载。这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古代民族史的重要资料。《西南夷两粤朝鲜传》几乎全是抄录旧史，而所收文帝赐赵佗书和赵佗所上书，是《史记》所缺略的重要文献。

《后汉书》的民族史部分，收罗繁富，甚见工力。《西域传》、《南匈奴传》接续前史，记录了匈奴和西域在东汉时期的重大变化。《东夷传》、《南蛮西南夷传》好象是因袭旧规，而记载翔实，过于前史。西羌问题是东汉时期比较突出的民族问题，乌桓和